

在天堂和人间发生的事情

THE THINGS HAPPENED IN HEAVEN AND EARTH

泰戈尔的小说与画作

The Fictions and Pain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印度] 泰戈尔 著

王峻珏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R A B I N D R A N A T H

在天堂和人间发生的事情

泰戈尔的小说与画作

T A G O R E

【印度】泰戈尔 著

王娛瑤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天堂和人间发生的事情：泰戈尔的小说与画作 /
(印)泰戈尔(Tagore,R.)著；王娱瑶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9210-5

I. ①在… II. ①泰…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5622 号

书 名 在天堂和人间发生的事情：泰戈尔的小说与画作

著 者 (印)泰戈尔

译 者 王娱瑶

责任编辑 聂 斌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210-5

定 价 3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河边的台阶	001
饥饿的石头	009
喀布尔的水果小贩	027
马沙老师	039
纳杨约尔的巴布们	062
弃绝	077
胜利	121
视觉	131
苏芭	160
她还活着吗	169
邮政局长	186
纸牌王国	195
骷髅	208
拉什玛尼的儿子	220

河边的台阶

假如你想要知道过去的故事，那么就坐在我这台阶上吧，请侧耳倾听那汨汨的水流所讲述的一切。

阿什温月^①，就要到来了。河水已经涨满。我只剩四级台阶还留在水面上。水流爬过河床的低洼处，那里的芒果树下密密麻麻地生长着腰果树苗。就在那河流弯曲的地方，三个古老的石堆高高立起在水中。几艘渔船停歇在岸边的白杨树旁，随着黎明时分涨起的潮水左右摇晃。沙洲上一排修长的野草瞥见了刚刚升起的太阳；野花正含苞欲放，只是还未到盛开的旺季。

① 阿什温月，即九月。

一些小船在洒满阳光的河面上轻快地滑行。婆罗门神父带着他的例行船队来沐浴了。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河边汲水。我知道这也是库苏姆过来洗浴的时候。

可是那天早晨我没见到她。布邦和斯瓦诺在浴池边哀叹着，说她们的朋友已经被送去了夫家，那里离恒河很远，全是陌生的人，陌生的房子，以及陌生的道路。

有段时间我几乎渐渐忘记了她。一年过去了。浴池边的女人们已经很少提到库苏姆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吃惊地触到了那双无比熟悉的脚。啊，是她，可是她的脚上已经没有了镯子，没有了曾经的叮当声。

库苏姆成了一个寡妇。她们说她的丈夫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工作，每年只能见到一两次。她在一封来信里收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这个八岁的寡妇擦去了她额头上新娘子的朱砂痣，脱掉了她的脚镯，回到了她恒河边的家乡。可是她昔日的朋友已经寥寥无几。布邦，斯瓦诺和阿玛拉都嫁了人，离开了；只有萨拉特还在，据说她明年十二月份也要出嫁了。

随着雨季的到来，恒河里的水迅速丰盈起来，库苏姆也一天天地出落成年轻美丽的姑娘。可是她那素色的长袍，忧愁的面容，

和安静的姿态遮盖了她的青春，也像雾霭一样使她避开了男人们的目光。十年一晃而过，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库苏姆已经长大了。

在一个遥远的九月底的早晨，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高高的、肤色白皙的年轻僧人，住进了我前面的湿婆神庙。他到来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女人们都丢下自己的水罐，挤进庙里去参拜这位圣人。

参拜的人群每一天都在增长。这位托钵僧在妇女们中间出了名。有时他会在庙堂中背诵《薄伽梵歌》，有时又会细细讲解《吉塔》，或者是手持一本神圣的经书。有些人从他这里寻求忠告，有些人询问咒语，还有人来寻医问药。

好几个月过去了。在四月份日食出现的时候，有大量的人来到恒河这儿沐浴。人们在白杨树下举行了一个集会。许多朝圣者来拜访这僧人，在他们当中还有一群女人正来自库苏姆曾经出嫁的那个村子。

这会儿正是早晨。僧人坐在我的台阶上数念珠，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朝圣的女人轻推了她身边的人，说：“不会吧！他就是我们库苏姆的丈夫呀！”另一个人用两个手指轻轻扒开面纱的中缝，叫起来：“我的天哪！可不是嘛！他就是我们村查特古家的小儿子

啊！”第三个人稍稍显摆了一下自己的面纱，说道：“啊！他就长着一样的眉毛，鼻子，和眼睛！”可是另外一个女人并没有转身去瞧僧人，她用水罐搅动着河水，叹道：“唉！他不再是那个年轻人了。他不会回来了。苦命的库苏姆！”

可是也有反对的声音，“他没有这么厚的胡须”；还有，“他没这么瘦”，或者，“他貌似没有这么高吧”。争论就此告一段落，这件事也没再流传开。

有天晚上，当满月升起的时候，库苏姆坐上我露出水面的最后一级台阶，她的影子落在我身上。

那时候浴池里没有别人。蟋蟀在我身边啾啾地叫着。寺庙里的钟鼓声渐渐停止——最后一声回响正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它像声音的影子一样没入了远处岸边的昏暗丛林。月光在黑漆漆的恒河中投下一条闪亮的水波。在河岸上，灌木丛和篱笆里，水池旁边，棕榈丛中，在寺庙的门廊下，在断壁残垣旁，聚集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影子。蝙蝠在七叶树的树枝间摇晃。豺狗的叫声从居民区的不远处响起，随即又消逝在寂静里。

僧人缓缓走出了寺庙。他走下浴池的台阶，看见一个女人独自坐着，便准备离开，这时库苏姆忽然抬起头来，看向身后。她

的头纱滑向一边。月光落在她仰起的脸庞上。

猫头鹰叫嚷着从他们头顶飞过。被叫声惊吓的库苏姆回过了神，重新戴上面纱。然后她朝着圣人的脚深深鞠躬。

他为她祝福，问道：“你是谁？”

她答道：“我叫库苏姆。”

那天晚上他们再没说一个字。库苏姆慢慢地走回她不远处的家。可是僧人仍然坐在我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僧人的影子从身后转到他的面前，他才站起身来，走进了寺庙。

从这以后库苏姆每天都来朝拜他。当他讲解神圣的经书时，她就站在角落倾听。每当晨祷结束，他会把她叫到面前，讨论着信仰。她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然而，她静静地留心听着，并尝试着去理解。对他的指示，她都毫不犹豫地去践行。她每天都在庙里服务，为敬神的礼仪而随时候命，比如收集礼拜的鲜花，并去恒河中汲水来清洗寺庙的地面。

冬天临近了。凉风扑面而来。不过在一些夜晚也会有意外的暖风从南边吹来，这时天空不再是肃杀的样子，村庄在长长的沉寂后便又响起管乐声和歌唱声。船夫停止了划桨，让他们的船随

波逐流，并唱起克利须那河之歌。这便是那个季节。

那时候我开始想念库苏姆。她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拜访寺庙、浴池，或是僧人。

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可是过了一阵子，有天晚上他们在我的台阶上相遇了。

库苏姆一副哀伤的表情，问道：“主人，是你唤我来吗？”

“是的，为什么我见不到你了？为什么你最近不再理睬祭神的活动了呢？”

她没有说话。

“告诉我你的想法，不要有任何隐瞒。”

她半转过脸，回答道：“我是个罪人，主人，所以我不能够再去祭拜了。”

僧人说：“库苏姆，我知道你是有心事的。”

她微微一惊，将纱丽的一端从脸上揭起，然后坐在僧人的脚边，哭泣起来。

他稍稍挪开了一些，说：“告诉我你的心事，我会为你指引通往平静的道路。”

她以一种毫不动摇的坚定口气诉说起来，时而停顿下来寻找

词汇：“听你的吩咐，我必须大声说出来。可是，我无法清楚地解释。你，我的主人，你得推测出全部的事实。我爱慕一个人，当他是神，我崇敬他，心中充满了忠于他的幸福感。可是有天晚上，我梦见我心中的主人坐在一个花园里，他的左手紧扣着我的右手，对我低声倾诉爱意。这场景对于我似乎一点也不陌生。梦境消失了，可它对我的影响留了下来。第二天当我看见他时，眼中的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梦中的图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我在恐惧中躲得离他远远的，而那图景仍然缠着我。从那时起我的心再也无法安宁，——我内心的一切都变得黑暗了！”

当她拭着眼泪讲述这故事时，我能感觉到僧人的右脚重重地踩着我的石头表面。

她讲完了，僧人说：

“你必须告诉我梦中见到的人是谁。”

她双手紧握，恳求道：“我不能。”

他却坚持着：“你必须告诉我他是谁。”

她绞着双手，问：“一定要说吗？”

他答道：“是的，你一定要说。”

“他就是你呀，主人！”她扑倒在我的石头怀抱里，呜咽起来。

等她清醒过来，站起身时，僧人缓缓地开了口：“今天晚上我就离开这里，你不会再见到我。要知道我是一个苦行僧，并不属于这世界。你必须忘了我。”

库苏姆低声回答道：“我会的，主人。”

僧人说：“那我告辞了。”

库苏姆再没对他说一个字，只是深深鞠躬，拾起他脚边的尘土放在自己额头上。他离开了那地方。

月亮落下了，夜色渐深。我听见了一阵飞溅的水声。风在黑暗中呼啸着，仿佛想要吹灭天上所有的星星。

饥饿的石头

在火车上遇见那个男人时，我和一位亲戚正要从普加赶回卡库拉。看他的衣着和外貌，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是内陆地区的穆斯林，可这人一开口我们都傻了眼。他极其自信地高谈阔论着，让你觉得百科全书都会向他请教问题。他说起一些隐秘的组织和军事力量，俄国对我们日渐逼近的赶超，还有英国佬那些深藏不露的秘密政策，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让我们兴致极高。而这时我们新认识的朋友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他神气地说道：“在天堂和人间发生的事情，远远比你们霍雷肖的报纸上看到的多。”这惊得我们哑口无言，因为我们从未告诉过他我们来自那里。要是话题太过琐碎，他就会引用些科学术语，或是吠陀经上的箴言，或

是念诵某位波斯诗人的四行诗。鉴于我们俩没有科学、吠陀经、波斯之类的知识来炫耀，于是我们对他的仰慕之情又继续增长；我的亲戚是位有神论者，他坚信我们这位同行的乘客被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或“玄妙的力量”附身了，又或者是“星光体”^①，或是那类的东西所产生的灵性。他怀着专注的狂喜倾听着我们那非凡的同伴从口中吐出一串串陈词滥调，并偷偷地记着谈话笔记。我猜想那位神人注意到了这点，并且颇为得意。

火车行驶到了换车头的地方，我们都去了候车室等着。这时是晚上十点钟了，听说线路出了些问题，车要很晚才开，于是我铺好床单，准备舒舒服服地躺下打个盹，这时我们那位不同凡响的乘客又故意开始了他下面的旅行漫谈。自然，我一晚都没能睡着。

那次，因为在部门政策上的意见不合，我辞掉尤那格尔的职位，去了哈德里亚的尼扎木，他们立刻录用了我，让我这个强壮的年轻人去收巴瑞克的棉花税。

巴瑞克是个美妙的地方。行走在附近的萨斯塔河岸，“那布满

^① The Astral Body，据说是人体极为精密的一个层次，部分的灵魂体，类似像神游太虚、梦境等等。

石头的路面铿锵作响，铺路的卵石们窃窃私语”，河流像一个精通舞蹈的女孩穿行在孤单山峰下的密林里。河水上方升起一段阶梯，有一百五十个台阶，从阶梯再往上，那河流的边缘，群山脚下，有一座孤单的大理石宫殿。宫殿周围没有人烟——巴瑞克的村庄和棉花地离这里还远。

大约二百五十年前，国王马哈穆德·沙哈二世修建了这座孤独的宫殿，供自己享乐。在他的时代，这儿的喷泉终日喷射出玫瑰色的水花，飞溅的水花沁凉了宫室，在宫室中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年轻的波斯少女们席地而坐，发丝蓬乱，正准备洗浴，她们柔软的光脚拍打着浴池中的清水，和着吉他声唱起她们家乡葡萄园里的情歌。

泉水不再流淌，歌曲也早已停滞，再也没有雪白的脚优雅地踩在雪一样的大理石上。现在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孤单的收税人们，饱受寂寞之苦，见不着女性的男人们。这时，我单位的老员工卡里姆·卡哈那一遍又一遍地告诫我，千万不要住在那里。“你喜欢的，白天可以在那儿度过，”他说，“可是千万不要在那里过夜。”我置之一笑。仆人们也说他们可以工作到天黑，夜晚就离开。我爽快地答应了。这老宅子真是恶名远扬，连小偷们都不愿

意在天黑后冒险来这儿。

一开始这废弃的宫殿的孤影像噩梦一般压在我心头。我会在外面辛苦工作一直到了很晚，然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倒床入睡。一个星期还没过，这地方就开始对我释放出难以言说的魅力。很难向别人描述，或者引导别人相信这感觉；可是我觉得整个房子就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用一种骇人的胃液般的功能在缓缓地，难以觉察地消化着我。

可能在我刚刚踏入这房子时，这过程就开始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的那天。

那是初夏时节，市场不景气，我也无事可做。快要日落时我正坐水边的扶手椅里，上面就是那长长的阶梯。萨斯塔河已经收敛气息沉静下来；河那边一片宽阔的沙地闪耀着黄昏的色调；河这边清澈的浅水下，一块块小卵石在闪闪发亮。周围一丝风也没有，静止的空气里满是近处山坡上灌木的浓烈气味。

当太阳落下山尖，夜幕徐徐降临，群山的遮挡让日落时光影交织的时光变得短暂。我想到驾车出去逛逛，正要起身时我听见身后的台阶上一声脚步。我回头看看，那里并没有人。

我想自己可能出现幻觉了，再次坐下来时，又听见了许多的

脚步声，仿佛一大群人正冲下台阶。一波奇异的欣喜之气，夹杂着一丝恐惧，掠过我的全身。尽管我眼前一个身影也没有，但据我看来却似乎有一大群欢乐的少女跑下阶梯，要在那夏天的晚上去萨斯塔河洗浴。无论是山谷、河流，或者宫殿都一片寂静，可我却清楚地听见了少女们的欢声笑语，仿佛数不清的涓涓溪流中冲出了潺潺的清泉。她们相互追逐着跑过我，奔向河流，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既然我看不见她们，那么反之她们应该也看不见我。河面十分安静，可我却感到那静静的、浅浅的、清澈的河水突然就被一双双手臂搅动了，手臂上的镯子叮当作响，而少女们大笑着，互相泼水，那些擅长游泳的则拍打着双脚，在珍珠般落下的水滴间搅动出朵朵浪花。

我的心中一阵激动——说不出这种兴奋是出于恐惧还是快乐，还是好奇。我渴望着更加清楚地看到她们，可是眼前什么也没有；我以为只要竖起耳朵就能听清她们的话语，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听见的只有树林中蝉儿的鸣叫。仿佛那二百五十年的深厚帘幕正挂在我面前，尽管帘幕的另一边完全被黑暗笼罩，我也要用颤抖的手掀起一角，一探究竟。

突然刮起一阵风，打破了夜晚的逼人的压抑，萨斯塔安静的